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七

登七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索美食學處第四十

爾時薄伽梵在釋迦住處人間遊行至劫比
羅城多根樹園^{登七}時釋子大名聞佛世尊今來
至此多根樹園中即便往詣既至彼已頂禮
佛足一面坐佛爲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
住時釋子大名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合掌恭
敬白佛言世尊唯願慈悲佛及僧衆明日就
舍受我微供爾時世尊默然而受時釋子大

名見佛默然爲受請已禮佛而去既至舍中
告家人曰佛及僧衆新來至此道路艱辛汝
等宜應具辦美食冀解疲倦時彼家人既承
教已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時六衆
苾芻晨朝起已共聚一處上座難陀告諸人
曰諸具壽我等宜可詣親友家觀其好不諸
人報曰如是應行是時六衆共詣俗舍親友
見之白言聖者可於此食六衆曰我等已受
釋子大名請食諸人曰若如是者明當來食
答言爾時釋子大名遣使往白飲食已辦願

聖知時爾時世尊并諸大衆往大名舍於所設座就之而坐大名既見佛衆坐已即奉種種上妙飲食大衆食訖乃至爲其說法佛及大衆從座而去時釋子大名隨從佛後既出舍已繞佛三匝還入舍中於高樓上修習於觀時彼家人收攝座褥及餘食已是時六衆來索食大名曰所有殘餘任與令食遂命安坐授與飲食見彼單疎互相告曰釋子大名大張其口請佛僧衆受供家中如此輕微得請佛僧者我鄒陀夷亦能日日請佛及僧往請家既至釋子大名舍內見無坐處復無飲食闡陀報曰請佛及僧就舍受供不見敷某家取好乳來某家取酪某家取酥某家取魚肉及乾脯等家人即爲取來既飽滿已便

家人報曰仁豈晝寢不覺他行佛及僧衆食了皆去闡陀曰看爾意況不與我食家人報曰聖者暫住待白家尊即便入白六衆苾芻今來索食大名曰所有殘餘任與令食遂命安坐授與飲食見彼單疎互相告曰釋子大名張其口請佛僧衆受供家中如此輕微登七得請佛僧者我鄒陀夷亦能日日請佛及僧二然此貧窮何所取齋告家人曰咄男子汝向某家取好乳來某家取酪某家取酥某家取魚肉及乾脯等家人即爲取來既飽滿已便

歸寺內諸苾芻問曰仁等今朝何處受食答曰與仁同處諸苾芻曰我不相見答曰我在後至問曰食何飲食答曰乳酪酥肉是事豐盈諸苾芻曰我於彼家無如是食阿說迦曰彼貧寒人寧有此食我自從彼親友之家索來飽食諸苾芻曰仁等豈合於白衣家從索如是美好飲食六衆曰從合不合我已食訖豈令我等餓腹經宵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云何苾芻於白衣家從索如是美好飲食以緣白佛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問六衆

曰汝諸苾芻如我所說上妙美食謂乳酪生酥魚肉乾脯如是美食汝於俗舍而乞食耶答言實爾大德爾時世尊種種呵責廣說如前告諸苾芻乃至為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如世尊說上妙飲食乳酪生酥魚及肉若苾芻為已詣他家乞取食者波逸底迦如是世尊為諸苾芻制學處已時有苾芻身嬰患苦第七三問醫人曰賢首為我處方冀愈斯疾醫人報曰聖者宜可飲乳報言賢首誰與我乳答言聖者於門徒家乞取當飲報言賢首世

尊制戒不許從乞醫曰由病因緣佛當聽許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因緣乞好美食者
無犯爾時世尊讚歎持戒及尊重戒者爲說
法已告諸苾芻曰前是創制此是隨開重爲
制戒應如是說

如世尊說上妙飲食乳酪生酥魚及肉若苾
芻無病爲已詣他家乞取食者波逸底迦
如世尊說者謂如來應正等覺上妙飲食謂
乳酪等無病者謂無病苦爲已者謂自欲得
不爲餘人他家者謂四姓等乞取者謂乞覓

也食者謂吞咽也結罪同前此中犯相其事
云何若苾芻無病乞美食無病而食乞時惡
作食便墮罪苾芻無病時乞有病而食乞時
惡作食時無犯苾芻有病時乞無病而食乞
時無犯食時墮罪若有病乞有病食無犯若
苾芻入村乞食至彼門前女人見已持飯而
出苾芻若須餘物者勿受其飯默然而住女
人問曰聖者欲何所須作此言時即是表其
隨情所欲苾芻須者即可隨覓此無有犯又
若施主見苾芻時報言聖者有所須者隨意

當索苾芻隨覓何物皆無有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繩

第五攝頌曰

蟲水二食舍 無服往觀軍

兩夜觀遊兵

打擬覆蘆過

受用蟲水學處第四十一

登七

四

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水有蟲受用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闡陀餘義如上知者或自知故心用有蟲水闡陀報曰此水內蟲誰數付我諸餘益瓮江河池沼四大海水何不往耶

自生自死於我何過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水有蟲故心受用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其實不廣說如上世尊種種呵責已告諸苾芻乃至爲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用二謂外受用云何內受用謂是內身所有

受用灑浴飲噉或嚼齒木或灑手足云何外

受用謂於身外所有受用謂灑濯衣鉢若浣染衣若灑地若牛糞塗拭等波逸底迦釋義益七

五

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用蟲水作有

蟲想及疑皆得波逸底迦若水無蟲作有蟲

想疑得惡作罪餘二無犯若苾芻知麩蜜糖欲還舍內與婦交歡還閉香鋪時鄖陀夷見而生念自餘諸鋪今始開張此一少年何因油醋水漿及醋乳酪餅果等有蟲而受用者皆得墮罪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知有食家強坐學處第四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鄖陀夷解俗法術預知他事時鄖陀夷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此城中有一賣香少年初爲婚娶至香鋪所纔始開鋪便生邪念欲還舍內與婦交歡還閉香鋪時鄖陀夷見而生念自餘諸鋪今始開張此一少年何因掩閉即以他心道術而觀察之知其欲歸共婦歡戲我今宜可廢彼欲情即在少年前往其宅內就座而坐告彼婦曰汝來比坐我爲

說法婦便敬禮聽受法義正說法時少年來至告其婦曰汝宜取食與聖者鄖陀夷令其歸寺時鄖陀夷報少年曰賢首我廢善品來

汝宅中令增信心爲汝說法汝不樂聽欲何所爲即強喚坐令其聽法既久聽已欲念便

歇鄖陀夷知已從座而去時彼少年極生嫌
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知他俗人有欲樂意
故相惱亂使失望心令於已妻不得自在比
則何有沙門之法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咸生
嫌恥云何苾芻知有食家強爲住止即以此

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具問
鄖陀夷廣說如上世尊種種訶責已告諸苾
芻乃至爲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有食家強安坐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鄖陀夷餘義如上知義如上

卷七

六

有食者男以女爲食女以男爲食更相愛故
名之爲食家者謂四姓等強者謂他不許強
縱自心坐者謂放身而坐結罪如上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若苾芻知他男女有欲意強於
家中而坐者得波逸底迦若知無欲心者無

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具如上說
知有食家強立學處第四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爾時具壽
鄖陀夷晨朝乞食見賣香少年初爲婚娶開
閉香鋪染念歸家鄖陀夷見已前詣其舍廣
說如前鄖陀夷旣入舍已於戶扇後藏蔽其
身家有婢使見苾芻默爾無言時彼少年從
市歸家捉其婦臂牽至屏處欲行非法其婢
報曰家主此戶扇後有尊者鄖陀夷少年聞
已作色而住報其婢曰聖者鄖陀夷在自房

中修習諸定受三摩地樂因何至此便觀戶
扇後見鄖陀夷欲情遂歇作如是語云何苾
芻失沙門法來至俗家屏處強立今他俗人
於自妻室不得自在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
生嫌賤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即便集諸

登七

苾芻問答同前世尊種種訶責已告諸苾芻
乃至爲十利故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知有食家屏處強立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鄖陀夷餘義如上釋此戒相
廣說同前但屏立爲異餘並可知乃至痛惱

所纏

與無衣外道男女食學處第四十四

佛在王舍城羯闥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此城內有諸商人來詣佛所頂禮雙足在一而坐爾時世尊爲諸商人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時諸商人既聞法已深心歡喜禮佛而去復詣具壽阿難陀所禮已而坐尊者爲說法要乃至默然而住時諸商人既聞法已即從座起白言大德世尊於此夏安居了當向何處阿難陀曰仁等自可往問世尊商人

答曰世尊大師威德嚴重我等何敢輒有諮問時阿難陀報商人曰我亦見佛威德尊高宣能專輒有所諮白商人曰大德阿難陀若不問者云何得知如來大師三月夏了欲向某處阿難陀曰由觀相貌及以言說方知世尊欲向某處商人問曰觀何相貌及何言說得知如來欲向某處阿難陀曰若望彼方而坐齋齒木者此是相貌若讚彼方人物者此是言說商人復問比者世尊向何方處而齋齒木復於何處讚歎其人阿難陀曰近者世

尊向憍薩羅而嚼齒不讚歎室羅伐城所有人物時諸商人聞是語已知佛世尊不久當向室羅伐城禮足而去時諸商人即便收覓入室羅伐城所有賄貨爾時世尊三月夏了命阿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世尊今欲往憍薩羅人間遊行若有情願隨逐如來出行者應可撩理衣服時阿難陀奉佛教已告諸苾芻如前具說乃至撩理衣服時諸商人聞阿難陀告苾芻衆世尊欲往憍薩羅國室羅伐城時彼商人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

爾時世尊爲諸商人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商人皆起稽首合掌白佛言世尊我聞如來欲往室羅伐城經遊道路所須四事佛及僧衆我悉供養唯願慈悲爲我哀受于時世尊默然爲受時諸商人見佛受已禮佛而去便請尊者阿難陀所禮已白言大德世尊一日可行幾許阿難陀曰猶如輪王復問輪王之法日行幾多答曰兩踰繕那安置所須於日初人准當程路每兩踰繕那安置所須於日初分供佛及僧食既了已商人前去如是准置

乃至室羅伐城爾時世尊將諸大衆隨路而行自寂靜故寂靜園達阿羅漢阿羅漢園達如是等廣說如前往室羅伐時商旅內有露形外道亦與隨行于時外道每於行路爲饑渴所逼作如是念我今云何得設方便免斯饑苦便作是念應投釋子共爲徒伴可免饑虛雖涉長途而不勞倦即詣苾芻所白言聖者仁之大師性愛美好常以金犁而爲耕種許仁等弟子受百味食著千金衣上妙房舍價直一億由斯仁等於現在世得安樂住命

終之後必定生天當得解脫我之大師性愛麤惡麻滓之犁亦不耕種令我弟子拔髮露形乞食人間寢居艱地由斯我等於現在世身常受苦命終之後生地獄中久淪苦海時諸苾芻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外道有信敬心告言外道汝今情樂苾芻所有鉢食之餘而能食不外道聞已遂生念曰苾芻殘食我不餐者必當饑虛受餓而死報苾芻言聖者我能食之苾芻答曰衆僧食時汝於見處隨意而住苾芻當以鉢中餘食見惠於汝答

言極善便持大銅甌隨教而住時諸苾芻既
並食已各持殘食授與露形餅果之類填滿
其器時彼外道得滿器已特之出外於其門
首商主見憐問曰誰以餅果見惠於仁答商
主曰汝之所重爲福田者我與彼類而作福
田彼以餅果見贈於我商主聞已語外道曰
苾芻於汝起慈悲心持以相遺汝今乃說爲
彼福由此非善事若其世尊聞此語者必緣
斯事爲諸苾芻制立學處外道聞已情懷愧
色報商人曰向是戲言勿以爲意即便辭去

于時有別商旅從室羅伐城來彼商旅中有
一露形外道彼旣見此問言仁於行路有道
糧不答言有問曰從何而得答曰有禿居士
爲我濟辦時彼外道怒而告曰汝不知恩蒙
彼惠給得免饑虛乃出纏言云禿居士然我
見彼釋子苾芻數有五百箋阿羅漢入般涅
槃
槃我等群類外道之中頗曾見有一涅槃不
作是語已說伽他曰

云何汝身不陷地 云何舌不百片裂
云何諸神見此事 不以霹靂破汝身

野干妄食師子殘而常有念害師子
十力聖衆以食濟汝今見罵不知恩
彼定證得一切智於友非友心平等
汝等外道可惡人尚亦相依蒙濟給
若人不識恩與義當知此類不如狗
狗於人處解施恩汝似惡蛇常吐毒
時彼露形外道說伽他已捨之而去此是緣
起尚未制戒爾時世尊於憍薩羅國人間遊
行漸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於一園處有五
百女人依此園林然劫貝線以自活命時諸

女人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諸功德
法悉皆顯現身如火聚放大光明亦如金輪
映發燈炬尊重徐進如移寶山又如金幢莊
以雜寶光明清淨智無所畏時諸女人既見
佛已心大歡喜譬如有人於十二年中勤修
至七妙定忽然通悟心生悅樂如貧窮人遇珍寶
藏如無子人獲得子息如求王者得灌頂位
女人歡喜復過於此時諸女人便詣佛所頂
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彼女人演說
妙法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時諸女

人更相謂曰若佛世尊入王城已暫求禮敬亦無由得我等宜可即於今時請佛及僧爲受微供作是議已俱從座起各禮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衆明當受我所設供養于時世尊默然而受時諸女人見佛受已辭佛而去諸女即便詣尊者阿難陀所禮足已白言王子供佛僧衆可費幾多阿難陀曰可用五百金錢時彼女人各留一錢以充供直作如是語王子我等貧人無有器具及諸座席唯願王子爲辦供設及諸所須我等至時

手自行食阿難陀報曰我當爲作時諸女人留錢而去時給孤獨長者聞佛世尊遊化至此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佛爲說法乃至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即從座起整衣左肩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苾芻衆明當就舍受我微供世尊告曰長者我已受彼五百女人明日請食長者聞已心生隨喜禮佛而去時給孤獨長者次往具壽阿難陀所致敬禮足在一面坐見彼金錢問言尊者此是誰物答曰有五百女人留此金錢明當

詣佛及僧一中供養仁可持此金錢更添已物營造妙供明日持來長者於是持錢而去既至家中更添已物營辦上供送至給園時阿難陀遣使報諸女曰營辦既了可來行食十三諸女俱至白阿難陀仁是我等真善知識幸見慈愍自手助我供佛及僧時阿難陀即共行食有二女人一老一少少是露形外道來從乞食諸女報曰此是王子之供時露形女詣阿難陀從乞飲食白言王子我等饑乏願惠餘餐阿難陀曰坐與汝食彼二便坐時阿

難陀授食之時不善觀察餅有相黏老者與一少者得二千時老者既食餅已問少者曰汝得幾餅報云得二老者曰王子與我一餅汝便得二定知於汝心生愛念當自嚴飾少者曰勿作是語今此王子棄上宮闈出家狀俗脫屣塵勞如捐漁唾豈當於我垢穢容儀而生顧盼老母曰汝豈不知凡諸丈夫於女人處愛樂不同觀斯意況似求於汝時少欲慈芻聞是說已各生嫌恥作如是語云何芻芻自手與諸露形外道及餘外道男女飲食

餅果之類時諸苾芻即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因此集苾芻衆廣說如前問答訶責種種方便讚寂靜行毀不寂靜告諸苾芻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手授與無衣外道及餘外道男

卷七
十三

女食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阿難陀自手等者謂以手授手食義同前無衣者謂是露形之儔及餘雜類外道皆得波逸底迦餘義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自手與諸外道男女食

者皆得墮罪若是親族或是病人與者無犯或欲以食因緣除彼惡見與亦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觀軍學處第四十五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薩羅

國邊隅反叛勝光大王令一大將領兵征伐其軍至彼遂被他降如是再三皆被他破是時大將歸白王曰叛者兵強王師力弱自非大王親臨無由降伏願王整旆除彼不臣時勝光王擊鼓宣令勑國人曰若有解武用者

悉可從軍無由放逸若不去者罰五百金錢
時六衆忿怒聞兵欲去共相告曰難陀鄒波
難陀我等宜去觀大勝王軍士何如所發四
兵堪能戰不便往路所見象軍來難陀問曰
君向何處答言聖者今有邊隅不臣王命我
等欲去除其叛逆難陀報曰癡人如此象軍
豈能降彼我觀汝象其狀如猪邊隅大象形
如山嶽看汝形勢有去無歸汝可暫還與宗
親取別以芭勝水共相祭祀方可從軍時彼
諸人聞此語已情懷不樂在一邊住次見馬

軍來鄒波難陀問曰君向何處答言聖者今
有邊方不奉王命我等欲去征彼不臣報曰
癡人如此馬軍豈能降彼我觀汝馬狀如鈍
牛邊隅之馬其形若象看汝形勢有去無歸
汝可還家廣如上說次見車軍來六衆見已
問答同前登七報曰癡人如此車軍豈能降彼我
觀汝車形狀朽壞彼車牢固形若峯樓汝可
還家廣如上說次見步軍來六衆見已問答
同前十四報曰癡人我觀汝等兵士如縛草爲人
彼之兵衆如勇健藥又汝可還家廣如上說

時勝光王整軍後至見兵不進問曰汝等軍士何故不行白言大王我等奉命出征恐成不利今禿沙門披割壞服出無義言令我憂惱王問是誰答曰聖者六衆王曰彼是豪貴沙門隨情出語君等宜去不應採錄時勝光王便作是念勿彼沙門數相惱亂命使者曰汝今可往詣世尊所頂禮足已當傳我言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調適安樂不行不復傳我語唯願大德為諸聖衆少有憶念為制學處勿令苾芻往觀軍陣時彼使者

既奉王教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勝光大王故遣我來禮世尊足敬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調適安樂行不爾時世尊告使者曰勝光大王得安樂不汝身健不使者曰王有啓白今諸聖衆來觀軍陣極相擾惱唯願世尊少有憶念為制學處勿令苾芻往觀軍陣爾時世尊聞使語已默然而許時彼使者知佛許已禮足而去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六衆曰汝等實往觀整莊軍耶答言實爾世尊即便種種呵責

廣說如前乃至爲十利故與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往觀整裝軍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整裝軍者

謂將欲戰整帶甲冑裝束軍儀有一類軍謂

唯有象有二類軍謂兼以馬有三類軍謂兼以車有四類軍謂兼以步往觀者謂向其處結罪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觀整裝軍者得波逸底迦若苾芻爲行乞食路見軍來或時寺近大路或軍入寺或苾芻爲王

所喚或夫人太子大臣及諸人等所請設見軍時並皆無犯若見軍時不應說其好惡又八難緣隨一現前見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軍中過二宿學處第四十六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憍薩羅國邊隅叛逆王命討罰同前被破大臣白王廣說乃至罰錢五百于時大王親帥軍旅自往邊城至彼合圍尚未降伏大臣白王曰給孤獨長者有大福力彼若來者或可歸降王

曰此亦善哉應與勅書命來至此令使賈勅至長者處長者奉勅圓戴而受白世尊已尋詣王營雖在軍中彼仍不伏時給孤長者身形羸瘦時王見已問言長者豈可長者憶男女長者答曰不思男女但思聖衆時勝光

卷一
王即便以書白諸僧衆今有少緣欲見聖衆使往衆內宣王勅書大衆聞已即遣行籌諸老宿苾芻作如是語我年朽老不復堪行其少年者亦云不堪我豈至彼爲他添瓶取水耶爲王說法我等不解空往何益時彼六衆

共相告曰難陀鵲波難陀今既大師住世我等亦存無上王法廣流化世若大師涅槃弟子隨滅所有正教悉亦淪亡我等今時幸有餘力於聖教轉當牽莫倦遂即取籌赴王軍所既至彼已爲王說法王大歡喜夫人太子及大臣等悉爲說法咸皆欣慶王命諸將曰好整軍兵共彼邊賊六衆聞已即相告曰我等豈能多日作他威儀今可作自儀式隨意而住可共觀彼大勝王所整軍兵其狀何似便詣路所見象軍來告軍人曰君欲何爲報

言欲戰告曰汝等此象其狀若豬如何欲戰便捉象牙撲之於地見馬兵來向前問答此馬如牛即便捉尾擲置一邊見車兵來云此破車即便捉軸拔之路左見步兵來云如草人便扼其項擲之軍外時彼四兵登七既見陵辱十七無可奈何各在一邊懷憂而住王仗後至問言卿等何故不行軍人答曰大王當知我等豈能降彼叛逆今禿沙門以惡身語極相折辱王曰是誰答云六衆王曰卿等宜戰彼是豪貴沙門無勞採錄時勝先王便作是念勿

彼聖者數相惱亂命使者曰汝持我語往世尊處如前廣說唯願世尊爲諸聖衆少有憶念制其學處勿復更令久住軍內使者便去如前廣說問起居已辭佛而去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問答同前乃至觀十利爲

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因緣往軍中應齊二夜若過宿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有緣者謂是王等乃至衆庶所有請喚軍中者謂軍兵

欲戰四兵如前齊二夜者二夜應宿過此不應若過宿者波逸底迦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諸苾芻往軍中過二夜而止宿者皆得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請留住宿及八難事過宿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

惱所繆

擾亂軍兵學處第四十七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同前邊隅叛逆王師既去令命給孤長者遣使白衆對衆行籌六衆取籌乃至爲其說法咸皆喜慶

王整軍兵將欲出戰六衆共行觀兵何似爲勇爲怯遂於險林之處預先藏伏四兵欲至便作叫聲所有軍帥逃走驚怖六衆就問君等何驚答曰賊城兵出我等逃竄六衆報曰非是賊來是我笑耳若彼賊城知汝怯弱者每於日日繩繫汝頸牽入城中我欲爲汝安布軍陣必望得勝諸人許可便與象軍見小象時云此何所用便撲一邊次與馬軍見患腳馬此何所用捉尾棄却次與車軍見有舊車此何所用即便捉軸棄在一邊次與步軍

卷七

十八

見健額人云禿頭人此何所用便扼其項棄在一邊捨之而去時諸四衆既被辱已各在一邊懷憂而住王仗既至問諸人曰何不布陣諸人答曰臣等何有情賴欲布兵軍求決

勝事王問何故廣答如前乃至彼是豪貴苾芻言何採錄卿等宜應自布軍陣王作是念勿令六衆更爲擾惱我今宜可白世尊知便命使者敬問世尊述起居事已白佛言世尊六衆苾芻久宿軍中擾動兵衆唯願世尊少有憶念爲制學處今諸聖衆雖過二夜在軍

中宿勿觀軍士共相擾亂使受王語往世尊處皆悉白知世尊默許使去之後佛集僧衆問答訶責如前廣說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立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在軍中經二宿觀整莊軍見先旗登七十九兵若看布陣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六衆餘義如上過二宿者謂過二日二夜整莊軍者謂將欲戰往布陣處旗者有四種一師子旗二大牛旗三鯨魚旗四金翅鳥旗兵有四種謂象馬車步陣有

四種一稍刀勢二車轍勢三半月勢四鵬翼勢若觀此等軍陣之時苾芻便得波逸底迦罪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二夜在軍中若觀四兵未著甲冑未執仗者得惡作罪若觀整莊者得波逸底迦若其王等請留住者及八難事見亦無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打苾芻學處第四十八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大目犍連與十七衆出家并受圓具此十七衆咸皆親

近六衆苾芻共爲狎習時鄔陀夷報言汝等可來作如是如是事業彼便答曰仁等豈復是我親教師軌範師耶所有處分我不能作時鄔陀夷便搭一人報云癡物汝等更復作何事業不受我言時十七人悉皆仰倒啼哭而言打我諸苾芻見問鄔陀夷曰何故打彼少年答曰我惟打一十七皆倒高聲啼泣苾芻問曰彼惟打一何故總啼報言上座若不總啼皆被打搭少欲苾芻聞是事已各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以瞋恚心打他苾芻

以此因緣往白世等世尊由此集苾芻衆問
答訶責乃至我觀十利爲諸苾芻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瞋恚故不喜打苾芻者波逸底迦
登七
若復苾芻者謂鄒陀夷餘義如上瞋者謂恚
二十
纏心起忿惱時打者謂打搭也苾芻者謂此
芥子遙打擲他隨一著時皆得墮罪是謂外
物云何二俱若苾芻手執刀杖打擊前人及
餘種種兵器之類乃至筭蓮樹葉隨所著處
皆得墮罪是謂二俱若爲令彼怖或爲成就
呪術打搭前人此皆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
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七

音釋

盞烏浪切 瓮烏貢切 鞭魚孟切 黏尼占勿
盞也 瓮鞞也 鞭堅也 黏著也

苜首勤切 藜藜詩證

胡麻也

稍矛屬

角切

骨告瓦

兩

股古旱切 箕古旱切

箭本也